

口述

花棉裤

□ 徐龙宽

20世纪80年代的乡下,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,乡村便悄然进入了猫冬模式。那时,土炕几乎是家里唯一的取暖设备,而棉裤,则是人们抵御寒冬的不二神器。无论是大街小巷,还是田间地头,黑棉裤与花棉裤的身影随处可见。

大人的棉裤呈锥子形状,裤腰异常肥大,需缠起一部分,再用一条布带紧紧束住。这大裆棉裤别具一格,其宽松的设计好像袋鼠的“育儿袋”,能将婴儿妥妥地裹在里面,为冬日的亲子时光增添了几分温暖。小孩子的棉裤则更显随性,半个屁股常常露在外面,满是质朴的乡村韵味。

我非常喜欢母亲做的“蛤蟆皮”棉裤。那是一种连体式设计,上身如坚实的铠甲,顶端配有布带,可套在脖子上,系上腰带后,除背部外,

全身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再披上一件棉袄,即使寒风凛冽,也能坦然面对。

每年深秋,母亲总会早早地开始为我准备棉裤。她从柜子里取出用报纸剪成的样板,轻轻覆盖在新织成的花粗布上。接着,母亲拿起一块土块,沿着样板边缘,略略画出裁剪的轮廓,再依据我的成长幅度适当放大。外面选用崭新的布料,内里则是去年拆洗过的旧衣料,既节省又舒适。准备就绪后,母亲戴上顶针,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一针一线地缝制。她的眼神专注而坚定,仿佛在雕琢一件稀世珍宝。不一会儿,两条裤腿的雏形便呈现出来,里儿和面儿缝合后,母亲将棉絮一层一层均匀地铺在上面,随后用针线密密缝制。每当忆起母亲做棉裤的画面,我的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句古诗:“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母亲的爱,就这样无声地融入每

一针每一线中。

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裤,极为合身,穿上后,贴身又舒适,暖意四溢。寒假时,母亲又特意为我赶制了一条花棉裤,那是留着春节走亲戚时穿的。新棉裤选用方格粗布,颜色鲜艳,花纹独特,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我终究抵挡不住它的诱惑,趁母亲不注意,偷偷将其穿在身上,还把我喜欢玩的“黑炮子”(儿童玩的一种鞭炮,敲击后会发出响声,属于易燃易爆物品)揣进了口袋。

我满心欢喜地穿着新棉裤,像一只欢快的小鹿,蹦蹦跳跳地去找王大头、李春芳等小伙伴。新棉裤在阳光下闪烁着独特的光彩,小伙伴们投来的目光中满是羡慕。然而,乐极生悲,当我玩捉迷藏时,一不小心摔倒在地,口袋里的“黑炮子”瞬间被引燃。刹那间,衣服里浓烟滚滚。伴随着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,我惊恐地站起身来,只见

棉袄已烧掉了半边,新棉裤的上半部分也被烧得黑乎乎的。小伙伴们面面相觑,眼神中满是惊愕与想笑又不敢笑的纠结。

我灰溜溜地回到家中,心中满是沮丧与不安。万幸的是,母亲并没有发脾气。她只是心疼地看着我,帮我换下棉裤,仔细地处理被烧毁的部分,又找来其他布块,一针一线地重新修补。那专注的神情,如同在修复一件破碎的宝物。修补好的棉裤被母亲放进柜子里,它承载着母亲的爱与包容,也见证了我的顽皮与莽撞。

春节来临,小伙伴们都身着崭新的棉裤在大街上尽情撒欢儿。而我,只能在花棉裤外面罩上一条裤子。不过,我心里明白,这条经历了“磨难”又被母亲精心修补的棉裤,虽不再崭新,却因母亲的爱而更加温暖。它如同冬日的暖阳,默默陪伴着我。

赶会

□ 袁宝霞

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杜郎口镇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为了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,促进当地经济发展,我们那里每年冬天都要搭会,也叫物资交流会。

摆摊儿设点卖东西的,有国营、集体的百货公司,也有小商小贩和自产自销的农户。所售物品,大至家具家电,小到油盐酱醋,也有鸡鸭鱼肉、杂粮果蔬,还有服装鞋帽、布匹,以及糖酥棍、爆米花等零食。真是应有尽有,热闹非凡。

赶会的人,以周边村的村民为主,大家呼朋唤友、赶会购物,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。其间必定会请有名的剧团来唱戏。我们街上有个特别大的戏园子,高高的戏台坐南朝北,戏台后面的几间房子是化妆间。座位是一根根排列整齐的檩条,也有的观众自带座位。

在物资交流会期间,村里请剧团来唱戏,京剧、河北梆子等几乎每年换一个剧种。唱戏一般持续一个星期,白天、晚上都会有不同的剧目上演,票价是两角钱。姥姥和母亲都是戏迷,特别

是姥姥看起戏来连饭也顾不上吃。

记得当年小学生也上晚自习,我和几个小伙伴常常是下了晚自习再往戏园子赶。戏园子就在学校附近,出来校门就会听到锣鼓喧天,这时戏园子门口也没有人验票了,我们就站在后边看戏。只见戏台上灯火通明,演员们穿着颜色鲜艳的戏服站在台上,唱得字正腔圆,台下戏迷黑压压一片,看得聚精会神,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等看完戏我再和姥姥、母亲一起回家。姥姥也会向我讲述戏里的故事,小小的我也知道了《铡美案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花木兰》等故事内容,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。也是在那个时候,我迷上了戏曲,知道了不少剧种,而且每个剧种还能唱上几句呢。

那时最吸引我们眼球的是戏园子里商贩卖的那些零食,比如炒花生、葵花子、爆米花,还有能拔丝的糖三角以及糖葫芦等,可是摸摸干瘪的口袋,还是看戏吧!不过,等散戏后,戏园子外包子铺里热气腾腾的包子就出笼了,缕缕热气摇曳在夜晚的灯光下,褶皱均匀、白胖胖的包子让人垂涎欲滴。这时,母亲就会给姥姥买几个包子吃,

当然,疼爱我的姥姥一定会留两个让我解解馋。我吃着香喷喷、热乎乎的包子,嘴角的油是不忍抹去的,用舌头舔一舔,感觉似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。如今,姥姥和母亲都已离我而去,但这个画面却永远烙印在心头,成为我最温暖的回忆。

最高兴的莫过于赶会期间恰逢星期天了,有时,赶不上周末,学校也会放半天假,让我们去赶会。因为会场就在学校附近,不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,课是听不进去的。这时,姐姐就会带我去赶会。只见会上人来人往,路两旁商品琳琅满目,卖东西的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。我最喜欢逛的还是卖服装鞋帽的地方,这里有外地来的客商,摊位上各种款式新颖的服装,让我们一饱眼福。

记得当年流行一种毛线编织的红帽子,图案精美,戴在头上走到哪里都像一团跳跃的火苗,点缀、温暖了那个单调而且寒冷的冬天。姐姐也给我买了一顶,让我赶了次时髦,而她却没舍得给自己买。

此外,我还喜欢看套圈儿的游戏。花几角钱买几个圈儿,运气好的

能套盒香烟或者茶碗之类的小东西,不过多数人是空手而归。我是在姐姐的再三催促下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,陪她去别处购物。

物资交流会往往结束后好几天了,其热闹的场景还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,尤其是演员们优美的唱腔更是让人回味无穷。当年,我曾羡慕戏台上那些激情四射的演员,也曾想放弃学业跟着剧团去学戏,因被父亲拦住才作罢。后来,课余时间小伙伴们在一起做的游戏就是模仿演员们唱戏。我们用啤酒瓶盖和纱巾做成头饰,将裙子一件件套在身上当戏服,把红纸弄湿后抹到脸上、嘴上学化妆……现在想想,那是多么可笑、多么有趣、多么难忘的童年呀!

如今,当年的戏园子早已变成了农家小院,父辈那代人多数已作古。这些年,我的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农民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更加丰富,城乡之间的差别大大缩小。虽然家乡已不是我儿时的那般模样,但是,淳朴的乡风依然,我对家乡的那份眷恋依旧,美好的童年生活将永驻我心间。



1980年,聊城城区“九九”物资交流会现场。
赵雅军 摄 (摘自《聊城图片百年》)